

浙东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

钱亚新 著



第 **1** 辑

· 图书馆学小丛书 ·

一九八一年四月出版

图书馆学小丛书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编辑委员会主编

浙东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

钱亚新著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

1981. 南京

图书馆学小丛书之一

内容提要：本书是对明季浙东祁承燾、彪佳、理孙祖孙三代的研究，内容分为三章。为了简介祁氏三代的生平事迹达到论世知人的目的，每章各冠以《传略》一篇。《澹生堂》、《八求楼》、《奕庆藏书楼》三篇，是叙述祁氏三代藏书的概况，其中既有继承性，又有独创性。《我国图书馆学的先驱者》、《我国出类拔萃的剧评家》、《我国优秀的目录学家》三篇，是说明祁氏三代对我国文化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此书可供我国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文史工作者作为参考之用。

浙东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

钱亚新著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编辑委员会主编

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出版

常州报社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一年二月

自序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祸国殃民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全国人心大快，民心大振，思想也大大地解放了。那时使我想起了祁氏三代——祁承燺、祁彪佳、祁理孙——的生平事迹，真是热忱爱国、见义勇为、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特别是祁氏三代对于图书典籍方面，不仅能藏，而且能读，不仅能读，而且能用，并著书立说，传之于世。这对“四人帮”横行时期所谓“读书无用论”，是个迎头痛击。为了我表达对祁氏三代一片崇敬之情，于是以过去所写过的有关文章为基础，草成这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以祁氏祖孙三代为次序，其大纲如下：

第一 祁承燺

一、传略

二、澹生堂

三、我国卓越的图书馆学先驱者

第二 祁彪佳

一、传略

二、八求楼

三、我国出类拔萃的剧评家

第三 祁理孙

一、传略

二、奕庆藏书楼

三、我国优秀的目录学家

依据上面的提纲，给祁氏三代每人以传略一篇，这是为了要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加以简介，而达到论世知人的目的。《澹生堂》、《八求楼》、《寒庆藏书楼》三篇是叙述祁氏三代藏书的一脉相承及其概况，同时谈谈其中的继承性和独创性。《我国卓越的图书馆学先驱者》、《我国出类拔萃的剧评家》、《我国优秀的目录学家》三篇是说明祁氏三代对我国文化学术上，尤其对图书馆学、文艺批评、目录学上的巨大贡献。这些不仅是祁氏祖孙三代出色的成就，而且是值得我们特别加以重视的文献。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多加指正！

一九七九年秋季作者序于南京成园

目 次

自序	(1)
第一 祁承煜	(1)
一、 传略	(1)
二、 澹生堂	(4)
三、 我国卓越的图书馆学先驱者	(10)
第二 祁彪佳	(23)
一、 传略	(23)
二、 八求楼	(33)
三、 我国出类拔萃的剧评家	(41)
第三 祁理孙	(69)
一、 传略	(69)
二、 奕庆藏书楼	(73)
三、 我国优秀的目录学家	(84)

表 次

祁彪佳戏剧观赏活动系年表.....	(43)
祁彪佳所观戏剧和次数统计表.....	(45)
吕天成的剧作在四种目录中所见著录情况比较表.....	(59)
《曲品》中取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奇统计表.....	(63)
《剧品》中取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杂剧统计表.....	(64)
吕天成《曲品》所收作者和作品分类统计表.....	(66)
祁彪佳《曲品》和《剧品》所收传奇和杂剧分类统计表.....	(67)
汪廷讷所作传奇见录于《校录》、《奕目》和 《传奇全目》的对照表.....	(74)
叶宪祖所作杂剧见录于《校录》、《奕目》和 《杂剧全目》的对照表.....	(75)

第 一 祁 承 煜

一、 传 略

祁承煜字尔光，号夷度，又号旷翁、密园老人，浙江山阴（绍兴）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2），卒于崇祯元年（1628），适当晚明外患日深的年代。

他的祖父名清，嘉靖丁未进士。父名汝霖，国子生。他自己方历庚子（1600年）举人，甲辰（1604年）进士。曾在山东、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省历官至江西布政使右参政。“所至有惠政，祀名宦者五。”①他生有五子：长麟佳，字元儒，郡庠生；次凤佳，字德公，增贡生；三骏佳，字季超，崇祯选贡；四彪佳，字虎子，以进士居台谏，出任苏松诸府巡按；五象佳，字翁艾，监生。

承煜曾治旷园于山阴梅里，其读书之处称为“东书堂”，藏书之处称为“澹生堂”，游息之所称为“旷亭”。当时正值明神宗万历中年，东南地区国民经济由于赋税制度部分变革，一度有所好转，各行各业随着都有相当的发展，对外贸易兴旺，刻书业也不例外。刻书当时以吴、闽、越三地最为盛，曾有“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的说法。②在文学方面，正是标榜“文必两汉，诗必盛唐”后七子风行时期。后来又出现了文学改良派主张变“秦汉为曾欧”，反对复古派的过于保守。万历末年又出现了完全反对摹仿，追求发挥“性灵”的“公安

派”和“竟陵派”，由于他们实质上还是改良派，所以虽然有所建树，但终究不能使古文派免于衰落的厄运。这些就是承燧生活时代的若干社会背景的轮廓。

承燧在科举方面，并非一帆风顺，少年不得志。他直到四十三岁才成进士。他从小就喜爱读书，在未成进士之前，更为勤学苦读，热望攻克难关，以求上进。他对于家庭教育非常注意，望子成龙的心理尤为迫切。最近看到《祁承燧示彪佳扎原迹》，其中不仅指示彪佳读什么书，怎样读，如何练书法，如何写文章，而且表达望子成龙的心情很切。他曾说：③

父母生子，恨不能一日见他成立。汝体父母之心，只是一刻不闲过，用心读书，便是好儿子。

要求儿子抓紧时间，努力读书，早日成名立业，这种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在当时是情理之常。彪佳也确实没有使父亲失望，二十一岁就成了进士。次年谒选得福建兴化府理刑。临行，彪佳跪在他父亲前请教，承燧不答。后来有人问承燧，这是为什么？承燧说：④

不见夫海涸者乎？繁壶而挾瓮，人藉以时，终其身不能涸。一日，挾诸清冷之渊，翻壶却瓮，掬其身入水而涸，成矣。今者入官，则翻壶却瓮之时也。

承燧之所以置之不答，倒不是故作尊严，而是认为要把官做好，请教别人传些衣钵门径，未必就能成功。这正如学习游泳一样，只有放弃依靠，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锻炼，才能深得其中要领而抵于成。这种不言而教的作法，不仅出于承燧自己多年为官作宰的经验，也带有“实践出真知”的哲理思想。后来彪佳一身政绩卓著，浩气长存，未始不是受了父亲年长日久教导的影响。

承燧著述颇富，其《澹生堂杂著》一书中就收有《藏书训约》、⑤《壁拈》、《邵杨二先生诗轸语》、《和张无垢

论语颂》、《密园前记》、《密园后记》、《泰岱游记》、《天台半游记》、《琅琊过眼录》、《两浙著作考微》、⑥《数马三记》、《出白门历》、《江行历》、《归航录》、《白门二吟》、《旷亭小草》、《辽警》等十七种。这些著作跟他做官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并有《澹生堂全集》二十一卷被清朝列为全毁书之一，从此可见他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十分强烈。此外承燧还辑有《国朝征信丛录》一百二十三种、二百十二卷，《澹生堂余苑》一百八十八种、六百又四卷，《诸史艺文抄》三十卷；见载于他孙儿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中的《兵部职掌》六卷、《车驾职掌》六卷、《司筋柳言》二卷、《宋贤杂佩》一本；编有《名存录》、《苦购录》、《广梓录》共十二卷，《澹生堂藏书目》；⑦最近还发现了他亲手批阅的写本《易测》、《老子全抄》，手批的《通鉴前编》以及他致诸子手扎原迹的卷子，⑧上面所引他给彪佳的手扎就是其中之一。

以上这些编著绝大部分已经散失。目前所存，可能只剩下了《澹生堂集》、《澹生堂外集·宋贤杂佩》、《藏书训约》、《澹生堂藏书目》以及他儿子骏佳手订的《重编澹生堂文集》八卷底本⑨几种罢了。

朱彝尊《明诗综》里录有承燧的《闻警》一首：⑩

医巫闾下水东流，填尽枯骸剩作丘。当局岂皆食肉鄙？傍观宁尽杞人忧？既知残奕推争劫，坐视危樯欲覆舟。可是枢臣饶远策，故将镇静作良谋。

这首诗可能写于一六一九年明朝率领大军企图歼灭后金（即清朝未入关的前身）主力，大败于萨尔浒和一二二二年明朝又吃了后金败仗的当儿。那时朝中对东北边防束手无策，主战主和，议论不定，朝臣以“辽事”作为互相攻击的手段，因此引起他对时局的悲观，对大臣的无能给以尖锐的批评，而且指出残

奕不爭劫勝，坐視危樯不救，就難免有覆舟之禍。當權派“食肉者鄙，未能遠謀”，怎能不使杞人憂天？果然在這詩寫後二十多年，明朝就亡了。這首詩把承燧愛國家愛人民的情緒和憤懣，表現得既是鮮明，又有含蓄。清朝之所以要禁毀承燧的著作，並非偶然。這首詩寫的時期果如上面的推斷，那僅僅過了六年，他就在時局日非、百憂交集之下物故了。

①祁彪佳：《行實》（見《祁彪佳集·附錄》1960年上海中華書局第235頁）

②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1896年廣雅書局刊本第4卷第4頁

③《祁承燧示彪佳札原迹》（見祁彪佳：《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黃裳校錄 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插頁第10頁）

④毛奇齡：《祁彪佳傳》（見同注①第241頁）

⑤《知不足齋叢書》本、《藕香零拾》本、古典文學出版社本，均作《藏書約》，《善本室藏書志》作《藏書訓略》，這些都不夠正確，應從《澹生堂藏書目》所著錄者，作《藏書訓約》為是。

⑥另有《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見《澹生堂藏書目》史部書目類，疑二者實為一書。

⑦《善本室藏書志》作《澹生堂圖書譜》

⑧同注③第336—7頁

⑨同注③第336頁

⑩朱彝尊：《明詩綜》 清康熙刻本第59卷第23頁

二、澹生堂

承燧非常欽佩司馬光的聚書、愛書以及訓子的“賈豎藏貨貝，儒宗惟此耳”這句話，因此他認為自己既然是一個儒家的信徒，就應該積極地聚書；同時為了兒輩的發展，更應該勉勵

他们继承家风，有所发扬。

承灿在儿童时代，因为祖父有些遗书，就有机会与图书接触。当时他经常登楼阅读他祖父的遗书，虽不能完全了解书中的大意，但按籍摩挲，爱不释手，比之玩弄孩子们的吸笙摇鼓，兴趣尤浓。他的母亲催促他上学，他老是不肯下楼，继之以呵责，还是恋恋不舍。到了青年时代，有一次他买到了一部通史，惊喜异常，因此日夜阅读，五百多卷之书一月而尽，却弄得精神衰弱，几个月不能成寐。后来他上北京去参加会试，看到很多经籍，但无力购买，只好到书铺里去阅读，朋友们把他当做王充来嘲笑。

承灿认为：如果一个人要见多识广，温文尔雅而不肯读书，这好比“求饱而赖营饩，取暖而赖裁衣”；他又认为读书“饥可当食，寒可当衣，寂寞可当好友”，他还认为“个人好久不读书，便有尘俗生于胸中，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乏味”。读书的意义是多么深刻，而其作用又多么重大。

正因为承灿充分认识读书的意义和作用，所以他训诫儿辈读书首先要认真学习古人，记取典范。因此，他收集了三十则聚书和二十三则读书的故事，^①作为示范。其次是要专心致志，深入体会，做到读完一书，再读一书；方读其已见的，就恨不能读其未见的。再次是不仅要求能聚能读，而且要求能善读，做到掌握书中的精神实质。他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读书，要能把忠信孝友四个字贯彻到日常生活和言行中去；能经世致用，有利于国计民生。

正因为承灿认识读书的意义和作用的重大，所以他对聚书实践的活动，一开始就能全力以赴。例如他每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总要在那里遍访坊肆刻书，走尽大街小巷，觅有异本，即使被老鼠咬坏，蠹鱼蛀过，无不出重价购回，手为修补。在他还未工作没有收入时，他曾将爱人的陪嫁卖掉买书；既有进

益，就节衣缩食，将所余的钱全部花在购书上。因此，他在起初的十年中，自己购求的图书与家中原有的遗书相加，超过了万卷。不幸这批图书在1579年全部毁之于火，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

自1598年到1613年之间，他在几省做官，尤其在供职南京以后，他集中精力购求图书，同时经常请教内行，访问专家。他看到焦竑的藏书，认为“一一皆经校仇深讨，尤人所难”。在1613年，他把图书整理一次，编成综纬二目，这时藏书数量约在二、三万卷之间。自1614年以后的七年之间，他还是广为收罗，四面采访，又增加了五、六万卷，编成了《澹生堂藏书目》。其后还有增加，但为数不多了。

《澹生堂藏书目》著录九千多种，约十万卷。在二十年左右，以个人之力能购求图书达到这样的数量，非有过人的毅力、专注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明朝“二百年间，颇多缥緗之贮，对于空疏之习，多所纠正。而自嘉靖以降，海宇平定，私家藏书，极称一时风尚。”

②提到浙江的私家藏书，明初首推宋濂，他博习群书，对于明初礼乐的制作，多所裁定。后迁居浦江，读书青萝山中，聚书数万卷。嘉靖间，有海虞的杨仪、归安的茅坤，乌程的沈节甫，嘉兴的项元汴、宁波的范钦，其中尤以范钦的藏书最负盛名。范钦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善收说经诸书及先辈诗文集未传于世者。先时他曾从丰坊抄书，后又购得丰氏万卷楼幸存之书，特建天一阁储藏之。由于保存得法，天一阁现在已改为公共图书馆了。万历以后，浙东藏书较为有名的，要算余姚钮氏的世学楼、黄氏的续抄堂和承燠的澹生堂。

澹生堂建于密园之中。关于密园，祁彪佳《越中国亭记之五》曾有记述：③

先子生平有园林之好，上公车时即废箸构此。然亦止

密园、夷轩、淡生堂数处耳。嗣后俸余所入，尽用置园。

旷亭一带以石胜，紫芝轩一带以水胜，快读斋一带以幽胜，蔗境一带以轩敞胜。先子与此有匠心焉。详载《密园前后记》与《行园略》中。

据根据这段简要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这么几点：

汉朝以公家之车递送应征之人，“公车上书”一词本此，后世举人入京会试也称“公车”，因此密园的建造包括澹生堂的落成，大约在承燧中举前后和入京会试之间，时当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十年左右。承燧之所以号夷度，又称旷翁、密园老人，这是与他的“园林之好”分不开的。彪佳后来的耽于泉石，经营寓山，完全是受承燧的影响，而其范围更大，风景更优，大有青出于兰而胜于兰之概。其中所提《密园前后记》就是《澹生堂杂著》中的《密园前记》和《密园后记》二者，《行园略》一书，也许是彪佳的著作之一。可惜这三书现均不存，密园的风光无从知其详了。

承燧非常重视他的藏书，殷切期望后人不仅要能“守之勿失”，而且要求能增而益之。因此他曾撰澹生堂《藏书约》以示子孙。这点将于下文再谈，现在先录承燧去世以后彪佳曾写了一首五古，题为《林慎日公祖博学好古，因爱之暇，询及予家藏书，乃录先人所辑〈四大部目〉八卷、〈余苑〉一卷、〈征信辑〉一卷奉答，漫赋小言志感》。诗云：④

大块有文章，典坟抉奥闾。富哉东西序，警宗并陈列。虐焰播羸秦，载籍恶消歇。炎汉成衰间，龙帑积元屑。肖氏七万卷，兰陵传八叶。开元哀群书，建隆聚俊杰。谁谓皋与夔，诗书乃独阙。

夏乎吾先人，名场苦机捏。嗜古抱奇僻，论文追往哲。签轴手插架，饥渴忘饮啜。遗训数千言，勉旃勿散灭。李侯细帙多，其子近于邳。永叔亦有儿，万卷不空

擷。独我未能读，对之徒心折。近愧杜家藏，远愧韦氏业。

峨峨豸史尊，贻书询敝篋。道逸迈机云，文藻卑卢薛。胸倾二酉藏，下士更折节。与古慧业人，好尚同一辙。敬铨手泽余，四部随所掣。感此遗训语，残灯暗碧血。洛下发征书，广陵不中绝。却惭郇公裔，而逢淄澠舌。

这首诗辑入《祁忠惠公遗集补编》时，为道光壬寅（1842年）十一月，而且是墨迹，为山阴沈复粲所藏。其内容可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叙述我国历代公家藏书事业的概况；第二段指出作者父亲名场机捏，嗜书如命，经营澹生堂的苦心孤诣，藏书遗训的勉励后人，以及他自己未能勤读善读的内愧；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落到题目上奉答来书者所问，并抄录有关资料附去。这首诗运用有关人物、典故，不仅写得好，而且是关于澹生堂始末的一个主要文献，我们应该特别重视。

承燧积四十多年对于图书聚而散、散而复聚的经验教训，在1620年完成了《澹生堂藏书目》的编辑工作。他虽不能期望儿辈有聚无散，但希望他们能竭力以守、尽力而增、努力而用。这些要求固然可以使人理解，但其中有些地方带上封建道德的色彩，具有时代阶级和个人打算的局限性，那是不言而喻的。承燧卒于1628年，所生五子均已成人，而且彪佳早入仕途。承燧喜治园亭，广蓄图书，当然不会给儿辈留下良田百顷，但他们兄弟五人对于澹生堂藏书的维护和使用是恪守遗训的。

承燧逝世于崇祯元年十一月，那时彪佳正在福建兴化任上。虽然我们不知道承燧临终时有否遗嘱，但他于自己四十年所聚之书，一定关心备至，要求儿辈遵守《藏书约》中指出的指示。隔了十多年，到了己卯（1639）年正月二十六日，常熟钱谦益（牧斋）写信给彪佳借书。^⑥当时谦益早岁登科，交游满天下，而且家藏图书，几埒内府。照钱的名望，彪佳自

当酬应，然而他却“以遵父命”而谢绝了。从此可见他们是怎样遵守《藏书约》啊！

然而彪佳是一位善于聚书读书用书的人，他深知书籍的意义和作用。“书到用时方恨少”，因此他却能急人之所急，特地雇人录副，于是年五月初九日“作书至钱牧斋，以抄书十种应其所索”。^⑥这样做，不仅可以满足对方的需要，同时也可把书籍广为传布。这较之那种秘而不宣、藏而不用藏书家，真是高明得多。

至于澹生堂藏书后来的结果如何，将于下面再谈。现在引用见载于《藏书纪事诗》中的诗一首，作为本节的结束。诗云：^⑦

宣绠包角藏经笈，不抵当时装订钱。忆否旷亭朱榻

畔，牙签风过一铿然。

这首诗的前两句，就是指澹生堂藏书后来出让所得，还不及当时的装订用费。这种不重视图书真正价值的情况，未免使人感慨系之了。

①祁承烺的《聚书训》和《读书训》都是以简短的故事形式出现，读了很有启发。（见祁承烺：《澹生堂藏书约》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第6—14页）

②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见1927年《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1期第1页）

③祁彪佳：《越中园亭记》（见《祁彪佳集》1960年北京中华书局第211页）

④祁彪佳：《祁忠惠公遗集·补编》；杜煦、杜春生合辑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增刊本 补编第10页

⑤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弃录》第4页 1937年绍兴县修志会印行

⑥同上 第13页

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 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第162页。

三、我国卓越的图书馆学先驱者

承燧对于图书，不仅能聚能藏，而且能读能用。不仅能读能用，而且鼓励儿辈也要能读能用，甚至对于亲戚朋友也酌量地借予阅读使用。因此，他对于图书的聚、藏、读、用一系列的工作，决非以前绝大部分的藏书家所能企及；而且这些工作，既有实践的经验，又有理论的指导，简直和现代图书馆学有不谋而合之处。兹将他的有关著述综合起来分述如下：

（一）关于鉴别和购求图书方面

现在我们鉴别图书的标准，首先是讲政治价值，其次才讲科学价值或艺术价值。但要求三百多年前的承燧也要做到这样，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然而他对鉴别图书有一定的见解，他所提出的标准是：“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和“别品类”。①

所谓“审轻重”，就是说由于四部各类图书的撰述、刊刻、流传、亡逸既和时代的推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承燧认为就图书内容而论，则“得史者十，不如得一遗经；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上子；得百千小说者，不如得汉唐实录一”。就图书撰述的先后而论，他又认为书籍越古越好。总之，他是以经重于史，子重于集、古重于今为“审轻重”的尺度的。

所谓“辨真伪”，就是说对于图书没有明白哪部是真，哪部是伪，很易使人走入迷途。因此承燧认为要把图书买好，事先辨真伪大有必要。他指出：“经不易伪，史不可伪，集不必